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前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石中允_臣薩敏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程琰

謄錄監生_臣徐莊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九

漁隱叢話

詩文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宋胡仔撰仔字元任績溪人舜陟之子以陰授迪功郎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官至奉議郎知常州晉陵縣後卜居湖州自號苕溪漁隱其書繼阮閱詩話總龜而作前有自序

稱閱所載者皆不錄二書相輔而行北宋以前之詩話大抵畧備矣然閱書多錄雜事頗近小說此則論文考義者居多去取較為謹嚴閱書分類編輯多立門目此則惟以作者時代為先後能成家者列其名瑣聞軼句則或附錄之或類聚之體例亦較為明晰閱書惟采摭舊文無所考正此則多附辨證之語尤足以資叅訂故閱書不甚見重于世而此

書則諸家援据多所取資焉新安文獻志引
方回漁隱叢話考曰元任寓居雪上謂阮閱
閔休詩總成于宣和癸卯遺落元祐諸公乃
增纂集自國風漢魏六朝以至南渡之初最
大家數特出其名餘入雜紀以年代為後先
回幼好之學詩寔自此始元任以閔休分門
為未然有湯巖起者閔休鄉人著詩海遺珠
又以元任為不然回聞之吾州羅任臣毅卿

所病者元任紀其自作之詩不甚佳耳其以
歷代詩人為先後於諸家詩話有去有取間
斷以己意視皇朝類苑中槩而並書者豈不
為優云云雖鄉曲之言要亦不失公論也乾
隆四十四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漁隱叢話前集原序

紹興丙辰余侍親赴官嶺右道過湘中聞舒城阮閱昔
為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為詳備行役匆匆不暇從知識
間借觀後十三年余居苕水友生洪慶遠從宗子孝章
獲傳此集余取讀之蓋阮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
分門增廣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考編此詩總
乃宣和癸卯是時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畧之
余今遂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

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為一集凡詩總所有此不復纂集庶免重複一詩而二三其說者則類次為一間為折衷之又因以余舊所聞見為說以附益之或者謂余不能分明纂集如阮之詩總是未知詩之旨矣昔有詩客嘗以神聖工巧四品分類古今詩句為說以獻半山老人得之未及觀遽問客曰如老杜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當入何品客無以對遂以其說還之曰嘗鼎一臠他可知矣則知詩之不可分門纂集蓋

出此意也余今但以年代人物之先後次第纂集則古今詩話不待檢尋已粲然畢陳于前顧不佳哉今老矣日以廢亡此集之作聊自備觀覽而已匪敢傳之當世君子故不愧戊辰春三月上巳苕溪漁隱胡仔元任序

卷之二

曆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一

宋 胡仔 撰

國風漢魏六朝上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
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
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
者能為之邪

漫叟詩話云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注之學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習至不知處尚多若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謂桑梓以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凌踐則有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視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

宋子京筆記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為未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繆亦如郡守為一麾也

後山詩話云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臯陶咎繇之類大率如

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
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思與來音與南皆以
為協聲魏晉間此體猶在劉越石握中有白璧本自荆
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潘安仁位同單父邑愧
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也自齊梁後既
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大率以偶儷聲響為工文氣
安得不卑弱乎惟陶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世俗拘忌
故棲字與垂字陽字與清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

足以勝之也

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
衰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今觀淵明集
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忽遺者多矣淵明
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
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劉子
玄辨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
吾因悟陵與蘇武贈荅五言詩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

辨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為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孺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為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乎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邪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二

耳

蔡寬夫詩話云五言起於蘇武李陵自唐以來有此說
雖韓退之亦云然蘇李詩世不多見惟文選中七篇耳
世以蘇武詩云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凝霜俯觀江漢流
仰視浮雲翔以為不當有江漢之言或疑其偽予嘗攷
之此詩若荅李陵則稱江漢決非是然題本不云荅陵
而詩中且言結髮為夫婦之類自非在塞外所作則安
知武未嘗至江漢邪但注者淺陋直指為使匈奴時故

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與游戲宛與洛之句為辭兼東都然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為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等別列為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陵或得其實且乘死在蘇李先若爾則五言未必始二人也

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

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不
同

東坡云讀烈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類世所傳
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
見况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為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
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為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
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發
一笑也

蔡寬夫詩話云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邕
被誅而詩叙以卓亂流入胡為非琰辭此蓋未嘗詳考
於史也且卓既擅廢立袁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為名
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
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逼迫
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共欲討不祥則指紹
輩固可見繼言中土人脫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
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迤

路險且阻則是為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則邕尚無恙尤亡疑也

山谷云凡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師略依放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跨時輩要須前輩中擅場耳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道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

氣骨最為近古者也一變而為晉宋再變而為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昏垂老無家別夏日夏夜嘆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重雲贈李觀江漢荅孟郊歸彭城醉贈張祕書送靈師惠師並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

篇多雜以鮑明遠體東坡稱蔡琰詩筆勢似建安諸子
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爾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尚未拘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
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為的對至於
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
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嘗不解四海彌天為何等語
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習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
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敷八極者四海之流

也故摘其語以為戲爾晉初學佛者從其師姓如支遁
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為支遁道安以學佛者皆本釋迦
為佛師因請以釋命氏遂為定制則釋道安亦其姓也
宋子京筆記云古人語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
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
麟西狩涕孔丘雖有意緒詞亦鈍樸矣

蔡寬夫詩話云晉宋間詩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
句多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逾靜

鳥鳴山更幽之類非不工矣終不免此病其甚乃有一
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
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映
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唐初餘風猶未殄陶冶至
杜子美始淨盡矣

蔡寬夫詩話云齊梁以來文士喜為樂府辭然公襲之
久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將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
詠雉雞鳴高樹巔但詠雞大抵類此而甚有併其題失

之者如相府蓮訛為想夫憐揚婆兒訛為楊叛兒之類是也蓋辭人例用事語言不復詳研考雖李白亦不免此惟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別等數篇皆因事自出已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迹真豪傑也

石林詩話云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與景相遇所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

詩品論之最詳其畧曰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
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
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假借皆由真尋顏延之謝
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鈔
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竒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寢以
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牽聯補衲蠹文已甚自
然英特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
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

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鑿於神志之間斲輪於甘苦之外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

宋 胡仔 撰

國風漢魏六朝下

石林詩話云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
下惠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也吾嘗讀世說知康乃
魏宗室壻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邪康嘗稱
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為可師殊不然籍雖口不臧否

而作青白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晉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爾史言禮法之士嫉之如讎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選載蔣濟勸進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何所不可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為猶虱處乎裋中籍非委節於司馬裋中乎余觀康尚不屈於鍾會肯賣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為嵇阮吾每為之太息也

漫叟詩話云曹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然豆其豆在釜

中泣一本云其向釜下燃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以辨之者

宋子京筆記云左太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為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見其優劣也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

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雪浪齋日記云讀謝靈運詩知其攬盡山川秀氣讀退之南山詩頗覺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李長吉玉川子詩皆出於離騷未可以立談判也皇甫持正云吟詩未有劉長卿一字唐人必甚重長卿今詩十卷亦清麗

雪浪齋日記云王逸少於書知變猶退之於詩知變則

一洗萬古凡馬空也陶謝詩所以妙者由其人品高王楊
盧駱叫呼銜鬻以為文耳

唐子西語錄云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
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
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宋子京筆記云今人多誤鮑照為鮑昭李商隱有詩云
濃烹鮑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潘子真詩話云景文殊不知武后時諱照唐人因以昭

名之事具昭祠堂記苕溪漁隱曰南史本傳鮑照字明遠

潘子真詩話云山谷言庾子山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
雨有以盡登高臨遠之趣喜晴應詔全篇可為楷式其
卒章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不獨清新其氣韻尤更
深穩

潘子真詩話云古樂府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
時相見予初不曉黃姑為何等語因讀杜公瞻所注宗

懍撰荆楚歲時記乃知黃姑即河鼓也亦猶桑落之語
轉呼為索郎也

冷齋夜話云古樂府曰繡幕圍春風耳節朱絲桐不知
理何事淺立經營中護惜加窮袴隄防託守官今日牛
羊上丘壠當時近前面發紅前輩多全用其語老杜曰
意匠慘淡經營中李長吉曰羅屏繡幕圍春風黃魯直
曰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左右瞋窮袴漢時語也
今褊袴也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云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云翫翫五木香迷迭及都梁按廣誌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又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苕溪漁隱曰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云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此語真可發一笑也

潘子真詩話云皮日休云梁武帝詩後牖有朽柳沈約

詩偏眠舡舡邊疊韻興焉詩曰蟬螭在東又曰鴛鴦在
梁雙聲興焉王玄謨問謝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
荅曰互護為雙聲礪礪為疊韻當時伏其捷丁晉公在
朱崖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等詩及雙聲疊韻甚有源
委雙聲九曲流瀾沘重輪抱祥光疊韻紫蠟茱萸結紅
綃豈菴房林和靖有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輶而山谷
效徐庾慢體云翡翠釵梁碧石榴裙褶紅皆疊韻雙聲
也語尤工

蔡寬夫詩話云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
四聲中又別其清濁以為雙聲一韻者以為疊韻蓋以
輕重為清濁爾所謂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是也王融
雙聲詩云園蘅眩紅蕸湖荇曄黃華迴鶴橫淮翰遠越
合雲霞以此求之可見自唐以來雙聲不復用而疊韻間
有杜子美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白樂天戶大嫌甜
酒才高笑小詩之類皆因其語意所到輒就成之要不
以是為工也陸龜蒙輩遂以皆用一音引後牖有朽柳

梁王長康強為始於梁武帝不知復何所據所謂蜂腰
鶴膝者蓋又出於雙聲之變若五字首尾皆濁音而中
一字清即為蜂腰首尾皆清音而中一字濁即為鶴膝
尤可笑也

學林新編云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為雙聲
何者為疊韻荅曰互護為雙聲礪礪為疊韻某案古人
以四聲為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為定蓋謂東
方喉聲為木音西方舌聲為金音南方齒聲為火音北

方唇聲為水音中央牙聲為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
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護同為唇音而二
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礪礪同為牙音而二字又同韻
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驎慷慨咿喔霖霖皆雙聲
也若侏儒童蒙崆峒巖螳螂滴瀝皆疊韻也廣韻曰
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廳剔靈歷是
雙聲剔歷廳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是此而紐之
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笛隔江

聞幾家村草吹笛隔江皆雙聲也某案村字是屑音草
字是齒音吹字是屑音笛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
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
逼履皆疊韻也某案侵字是屑音簪字是齒音逼字是
屑音履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履二字又不同韻
不謂之疊韻也某案李羣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
聽鈎輶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鈎輶格磔乃疊韻
也

漫叟詩話云東坡作吃語詩江干高居堅闕扃耕犍躬
駕角掛經孤航繫舸菰茨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
影各箕踞擊劒高歌幾舉觥荆筭供膾愧攪聒乾鍋更
憂甘瓜羹山谷亦有戲題云逍遙近道邊憩息慰憊懣
晴暉時晦明謔語諧讜論草萊荒蒙籠室屋壅塵坌僮
僕侍偏側涇渭清濁混二老亦作詩戲邪苔溪漁隱曰
東坡後又有吃語詩一篇謂此為一字詩故居劍閣隔
錦官者是也

石林詩話云劉貢甫以司空圖詩中咄咄二字辨晉書
所載石崇豆粥咄咄為誤以咄為嗟非也孫楚詩自有
三本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咄為嗟古
今語言固是各出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
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咄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
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晉人一時話故
孫楚亦云耳

雪浪齋日記云為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欲

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閒淡當看韋
蘇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
退之李白欲法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
看三百篇及楚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
元數兩三人前輩所取其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論書
止於晉而詩止於唐蓋唐自大厯以來詩人無不可觀
者特晚唐氣象衰繭耳

後山詩話云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

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
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漁隱叢話前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

宋 胡仔 撰

五柳先生上

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
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
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
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

有五世孫者道極嶮遠生不識鹽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為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之論暗合今具載其詞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

為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迷
遠近花間相見驚相問世上惟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
為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一去寧
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洪駒父云桃源非仙子素知
狀比來見東坡和淵明桃源詩序論其非神仙暗與人
意合其敢妄言如此豈非預先偷子一聯詩乎

高齋詩話云荆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
死長城下指鹿為馬乃二世事而長城之後乃始皇也

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宮中荆公此詩追配古人惜乎用事失照管為可恨耳

唐子西語錄云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山谷云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東帶向督

郵小屈未為辱。飢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
折腰營口腹。如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
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
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
送錢二十萬。即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
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螂糞丸比
哉。

韓子蒼云。以淵明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參

軍由參軍為彭澤令遂弃官歸是歲乙巳凡為吏者六
歲故云疇昔居上京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三月尚
為參軍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自給何也
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序
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已交病又愧
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
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
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

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東坡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苕溪漁隱曰余嘗三復斯言可謂至論而冷齋夜話輒竄易其語雜以漢高帝之事決非東坡議論也吾故表而出之

東坡云余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

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
以文選及本傳攷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詞曰為米
折腰因酒弃家身口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
前俱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
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窻容膝閉
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
意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無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
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清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

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
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
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
生天命更奚疑且乘流遇坎還止東坡云陶潛詩採菊
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
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
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
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

然也

冷齋夜話云老杜白鷗波沒蕩今誤作浩蕩非惟無氣亦分外閑置波字苕溪漁隱曰禽經云鳬善浮鷗善沒以沒字易波字則東坡之言益有理冷齋以沒字易浩字其理全不通浩蕩謂烟波也今云波沒蕩亦不成語此言無足取雞肋集云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砒砒之於美玉是也然此猶在上拙

精拙之間其致思未失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拙間求之以比砒砢美玉不類

蔡寬夫詩話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其閑遠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見字為望

字若爾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乃知一字之誤害理有如是者淵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勝其異有一字而數十字不同者不可概舉若隻雞招近局或以局為屬雖於理似不通然恐是當時語我土日以廣或以土為志於義亦兩通未甚相遠若此等類縱誤不過一字之失如見與望則併其全篇佳意敗之此校書者不可不謹也

東坡云平疇交晚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

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東坡云乞食詩云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盖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識其意也詠二疏詩淵明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或者顛倒

見耳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能過軀
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
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
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
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
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老杜詩過人在誠
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醉詩昨夜村飲

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着汝又荆公扇詩云
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
鬚亂釵橫特地寒山谷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
鬚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摠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
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
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
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
謂淵明諸子皆不慧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

美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
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
子美困頓於山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于生事又
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
可解也俗人便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遯齋閑覽云六一居士推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為江左
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
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

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荆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
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又嘗言其詩有奇絕
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
羣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苕溪漁隱曰荆公詩
云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訊桑麻憐已
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壑稚子歡呼出候
門遙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

淵明詩者即此詩是也

石林詩話云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為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

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畧世故超然物
外為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槩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
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
與進取而爭長者所為何期此老之淺蓋囁之陋也江
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以為佳句
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謝玄暉春草秋更
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嘗惟兩漢間所作騷文初未
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宋

以後詩人之辭其弊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為然故未有譏之者耳

山谷云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而或者改作上賴古人書止爾不能得甚失語法又述酒詩一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獨羊勝喪其身當是羊勝羊勝白公也諸梁葉公也

韓子蒼云陳述古題述酒詩後云意不可解恐其讀異

書所為也余反覆之見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
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
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
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唯其高舉遠蹈不
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陶淵明集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
行塗中詩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
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

詩有以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節都經前溪作此年秋乃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兮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德施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末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事耳後

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之意也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漁隱叢話前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

宋 胡仔 撰

五柳先生下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
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
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
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

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詩眼云東坡和貧士詩云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

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
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詩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
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為之
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
非不能回奪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祿產自合為世
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聖賢辨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
其始望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煙也後世君子既不
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

出處如答客難解嘲之類皆是也故曰朱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為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為高耳故又發明如此王直方詩話云紹聖間山谷見東坡和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

騎且勿驅云此老未死在又云東坡在揚州和飲酒詩
只是如已所作至惠州和歸田園六首乃與淵明無異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
之作詩曰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
淵明詩彭澤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
相似後遷儋耳久之天下閩傳子瞻已仙去矣又七年
北歸時章惇丞相方貶雷州東坡歸至南昌太守葉祖
洽曰世傳端明已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邪坡曰途

中見子厚故返回耳

蔡寬夫詩話云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興者惟韋蘇州
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太和
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
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谷詩云愛
日滿堦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

冷齋夜話云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
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

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曖曖遠人村
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大率才高意遠
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
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
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
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
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
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

齟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也此其得淵明之遺意耳

詩眼云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近一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後錯舉兩聯人多不能辨其孰為陶孰為今詩也則為解曰榮啟則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

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深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邪

韓子蒼云往在京口為曾公卷題采菊圖九日東籬采

落英白衣遙見眼能明向令自有杯中物一段風流可
得成蔡天啟屢哦此詩以為善然余嘗謂古人寄懷於
物而無所好然後為達況淵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意
耳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
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
哉當以此論淵明

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
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

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
當飲幾石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為安道所
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
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
異若僕者又何其甚飲一盞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
無所羨耳

張文潛云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況必飲
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

身而悅口腹者蓋畧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醅者
蓋善酒也又每飲酒必有絲竹僮妓之奉洛陽山水風
物甲天下其所與游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
也夫欲為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為樂天則備足而難
成吳德仁居二人之間真率僅似陶而奉養略如白其
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

石林詩話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
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

故蓋陳平曹參以來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近婦人是豈真好飲邪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為例濡首腐

脇亦何恨於死邪

類苑云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倅海州潛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驚飲解後為一庵常卧其間名之曰捫虱庵苔溪漁隱曰東坡詩云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盃世傳陶穀買得党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党家

應不識此妓曰彼麀人安得有此景但能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陶愧其言如曼卿喜豪飲亦大麀俗了無風味是豈知人間有此景哉

東坡云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餅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餅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生平只於餅中見粟也邪馬后見大練乃以為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

之皆一理也永叔常言孟郊詩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
寒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聊為好事者一笑

遜齋開覽云文選有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
閨情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
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歸田園詩云種禾在東臯苗生
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韓子蒼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
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為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

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為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
題為雜詩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擬淵明詩開
徑望三益此一句為不類故人張子西向余如此說余
亦以為不然淹之比淵明情致徒效其語乃取歸去來
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予觀古今詩人惟韋蘇州得其
清閑尚不得其枯淡柳州獨得之但恨其少道爾柳州
詩不多體亦備衆家惟效陶詩是其性所好獨不可及
也

西清詩話云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
孔門視伯夷也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來使篇世
蓋未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詩云爾從山中

來

一作南山來

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窻下今生幾叢菊薔薇

葉已抽秋

一作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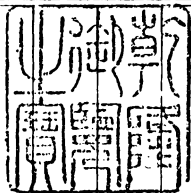
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李

太白潯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其取諸此
云

苕溪漁隱曰淵明有云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

盈室鉞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三復此語真余之
實錄也余投閒二十載生事素微食指既衆家日益貧
退之詩云時命雖垂心轉壯技能虛富家逾窘亦似為
余發時時哦之不覺失笑余嘗有詩云壯圖鵬翼九萬
里末路羊腸百八盤蓋言老而多艱耳

後山詩話云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
情但不文耳



漁隱叢話前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前集卷

八五至

詳校官石中允臣薩敏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程瑛

謄錄監生臣徐莊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五

李謫仙

宋 胡仔 撰

六一居士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羅花下迷襄陽
小兒齊拍手大家齊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
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放
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呂氏童蒙訓云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檣中流鵝鶴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然不褊淺矣詩眼云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如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為此句亦未是太白至於吳姬壓酒勸客嘗釀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此乃真太白妙

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識為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西清詩話云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棲村俗

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
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凡惡而字法真亞棲之流近見曾
子固編太白集自云頗獲遺亡如贈懷素草書歌及笑
矣乎數首皆貫休已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者故深可
怪白樂天贈徐凝韓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
所託不足多怪山谷云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
覆額真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所謂癡
妬尚書李十郎者也詞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

亦不甚遠大儒曾子固判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人
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著暝暗吟嚙中作無
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謬入他人作者略
有十之二三欲刪正者當用吾言考之

蔡寬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
事甚略亦不為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
來潯陽滿旌旄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舫從賜五百金
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

為亂者哉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
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廵歌有但用東山謝安
石為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
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
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
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
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為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

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
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
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據
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
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
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
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
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

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
詩有重與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東坡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
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人見作是詩者詞氣
殆是李謫仙子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
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詩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青
茫茫此語非太白不能道也苕溪漁隱曰太白此詩中
後云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亦奇語也

西清詩話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
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勅文字
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露條
脫招我飯胡麻真雲煙中語也

東坡云今太白集中有悲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
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學齊已輩詩也余舊
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興唐院又見
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亦往往

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耳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偽撰邪余嘗舟次姑熟堂下讀姑熟十詠怪其語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亦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後為厠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此而以太白自比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厠鬼之罪也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語蓋有所譏而云

山谷云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

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苔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奐此韓愈所得也

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紵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蓋有識也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助語若牀頭厯日無多子借問別來太瘦生之句子與生字初不當輕重

該聞錄云唐崔顥題武昌黃鶴樓詩云昔人已乘白雲
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
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家山何處
在煙波江上使人愁李太白負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
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欲擬之較勝負乃作金陵登鳳
皇臺詩苔溪漁隱曰太白登鳳皇臺詩云鳳皇臺上鳳
皇游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國衣冠成
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摠為浮雲能

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
臣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也太白詩揔為浮雲能蔽日
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此語

西清詩話云蘄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
人迹所罕到曾阜為令時因事登其上見梁間一粉版
塵暗粉落拂滌視之乃謫仙詩云夜宿峰頂寺舉手捫
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世間傳揚大年幼時詩
非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謂杜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相宜雲歸碧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顓山之句也

隱居詩話云世言韓愈白居易無往來之詩非也退之招樂天詩云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又送靈師詩云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

為誰編是時韋處厚守開州白居易守忠州也又有放
朝曾不報半夜蹋泥歸之句樂天和曰仍聞放朝夜誤
出到街頭樂天有寄退之詩曰近來韓閣老疏我我先
知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洪駒父詩話云新唐書嚴武傳云武在蜀放肆房琯以
故宰相為部內刺史武踞慢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
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乃為房與杜危之矣新唐書據
范攄雲溪友議言之耳按唐書撫言載李白始自西蜀

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長安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弗深考耳

沈存中筆談云前史稱嚴武為劍南節度不法李白為作蜀道難按孟榮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為劍南乃在至德

已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率多舛誤苕溪漁
隱曰二說辨證李白蜀道難非謂嚴武作明白如此則
新唐書抵牾無疑苕溪漁隱曰老杜寄李十二白詩云
詩成泣鬼神元和中范傳正記誌白墓云賀公知章吟
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李德裕述夢詩云荷
靜蓬池膾冰寒郢水醪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萊池
魚膾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味濃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
坊古人作詩類皆撫實豈若今人憑空造語邪

漁隱叢話前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六

宋 胡仔 撰

杜少陵一

詩眼云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孫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為交游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云雪白山青千

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
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船
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是皆不免蹈襲前輩然前
後傑句亦未易優劣山谷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
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雲卿得意於此
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全期之語也繼
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

後山詩話云魯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

過之耳苕溪漁隱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云

迂叟詩話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畱言不可久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恐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徧舉

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綠樹連村
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
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
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
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
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山谷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獨無苗
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脰在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為

黃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
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予求之江
西謂之土卵蒸煮食之類芋魁苕溪漁隱曰無已後山
詩話論黃獨無苗山雪盛及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韋蘇州書後欲題三百顆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
庭之野此四事皆見魯直豫章集中今後山詩話亦有
之不差一字疑後人誤編入也

幕府燕閒錄云盛文肅夢朝上帝見殿上執扇有題詩

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意其天人詩識之既寤以語客乃杜甫詩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一小說謂有人過驪山夢明皇稱美此二句然子美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豈偶然遂乃有秉燭之語則致世之亂者誰邪明皇得不慙乎猶誦其語而譽之可謂無恥矣此小說之無稽也苕溪漁隱曰三山老人乃吾先君之道號也

冷齋夜話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互秉燭照之
恐尚是夢也作更仄聲字讀則失其意甚矣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陌上桑云五馬立踟躕用五馬作
太守事自西漢時已然唐人若人生五馬貴五馬爛生
光皆襲漢人之誤按鄭氏箋子子干旗在浚之都素絲
組之良馬五之云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屬漢人因
以為郡守事而不知州長非漢之郡守也

遜齋閑覽云世謂太守為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

云子子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故云後見龐幾先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學林新編云古陌上桑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子美詩用五馬甚多注詩者引陌上桑五馬以釋之非也案陌上桑亦用五馬為使君事者也說者謂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為五馬又謂詩子子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注云周禮州里

建旗諸州長之屬因呼太守為五馬然詩云良馬四之
良馬五之良馬六之蓋言素絲紕組所見之數非太守
之五馬也茗溪漁隱曰五馬事當以遯齋學林二說出
漢官儀者為是余嘗細考詩注子子干旗鳥隼曰旗後
人多用隼旗為太守事又見注云州長之屬因以詩之
五馬為太守誤矣

潘子真詩話云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
駢漢制九卿則中二十石亦右駢太守相駟馬而已其

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及使者乃有右駢故以五馬為
太守美稱羅敷艷歌云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也柳
景元兄弟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亦
原於此

老杜補遺云肅宗至德初子美為拾遺岑參為補闕或
問二人孰賢余曰子美賢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詩知
之子美之詩曰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難栖又曰明朝有
封事數問夜如何參之詩曰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至德初安史之亂方劇上皇在蜀朝野騷然果無關事
時邪

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
底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不知
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
者也如金鐘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
到極至處者也

山谷云予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諸詩以遺丹

稜楊素翁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素翁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予名之曰大雅堂仍為作記其略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邪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丈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邪故使後生

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秦少游云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

而諸家之所作不及焉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編集四家詩其先後之序或以為存深意或以為初無意蓋以子美為第一此無可議者至永叔次之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為下何邪或者云太白之詩固不及退之而永叔本學退之而所謂青出於藍者故其先後如此或者又以荆公既品第了此四人次第自處便與子美為敵耳

鍾山語錄云荆公次第四家詩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

之公曰白詩近俗人易悅故也白識見污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

王定國聞見錄云黃魯直嘗問王荊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歐韓高于李太白邪荊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間簽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詩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荊公之說同今乃以太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

遜齋閑覽云或問王荊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懽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馭駕之馬者有淡泊閒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

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期白太過反為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鮑庾下矣飯顆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隱居詩話云劉放詩話載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內人少

虎狼多少人慎勿投虎多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
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余觀老杜潭州詩岸花
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
喜士之心至於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
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詬怒也老杜最善評詩觀其
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
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言也觀陰鏗鮑照詩
則知所謂主優柔而下豪放者為不虛矣

韓子蒼云陰鏗與何遜齊名號陰何今何遜集五卷其詩清麗簡遠正稱其名鏗詩至少又淺易無他奇其格律乃似隋唐間人所為疑非出於鏗雖然自隋唐以來謂鏗詩矣

學林新編云或云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無毀譽甫贈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白也某按子美夔州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歟聯翩蓋謂

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者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詩日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喜五言詩為當世所重有集三卷行於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白詩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為五言詩似陰鏗也

漁隱叢話前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前集卷七

宋 胡仔 撰

杜少陵二

東坡云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
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
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為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

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侶侶者然也是篇句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邪原子美之詩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藝之比興離騷之法與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故江東所謂杜宇曾為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猶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攷也嚴武在蜀

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
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
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于涪萬雲安刺史微不
可攷凡其尊君者為有也懷貳者為無也不在夫杜鵑
真有無誼伯以為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
美跋扈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
疊用韻無害於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辨殆必有
以折衷之

王直方詩話云杜鵑詩識者謂前四句非詩也乃題下注而後人寫之誤耳余以為不然此正與古謠語無以異豈復以韻為限也

學林新編云杜鵑詩上四句非詩乃題下自注後人誤寫某謂此句非子美自注蓋皆詩也自四句而下繼曰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蓋鵲字繼之以邊字天字可見矣又子美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

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自是一格也

茗溪漁隱曰杜鵑詩略云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或云明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悒悒而崩此詩感是而作以余觀之少陵後又有杜鵑行云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

與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
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
常區區爾唯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
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
羣臣趨細詳味此詩亦是明皇遷居西內時作其意尤
切讀之可傷但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耳

蔡寬夫詩話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
但見松柏荆棘鬱樽樽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

帝魂聲聲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髣飛走樹間逐
蟲蟻豈意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
愴不能言此鮑明遠詩也與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
或云子美此詩為明皇作理宜當然韓退之三星行亦
與古詩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
何益之意頗近大抵古今興比所在適有感發者不必
盡相迴避要各有所主耳此亦說詩者不以辭害意之
義也

冷齋夜話云謁玄元廟詩云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
許彥周云嘉祐中河濱漁者網得一小石石上刻一小
詩云雨滴空堦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一半在銀
牀銀牀井欄也不知誰作

潘子真詩話云晉書樂志淮南篇云淮南王自言尊百
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杜
詩露井凍銀牀事始見于此

蔡寬夫詩話云洛陽上清宮即唐玄元皇帝廟兩廊皆

吳生畫有高祖至睿宗真象子美詩所謂五聖聯龍衮
千官列鴈行者也國初猶皆存至真宗朝陵經過愛其
筆蹟命行在畫工徧閱之有負藝者恥以為不及會詔
有司修葺即請盡漫壁更畫遂悉見毀或云當毀折時
人往往取其全者藏去至今猶有存者也

王君玉云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
脚不韞之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之過
甚豈遠大者難窺乎

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邪

茗溪漁隱曰律詩之作用字平側世固有定體衆共守之然不若時用變體如兵之出奇變化無窮以驚世駭目如老杜詩云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此

七言律詩之變體也韋蘇州云南望青山滿禁闌曉陪
鴛鴦正差池共愛朝來何處雪蓬萊宮裏拂松枝老杜
云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
父沈叢開嘗對馬軍此絕句律詩之變體也東坡嘗用
此變體作詩云華髮蕭蕭老遂良一身萍挂海中央無
錢種菜為家業有病安心是藥方才疎正類孔文舉癡
絕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總
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蔥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溪

邊自有舞雩風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
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又有七言律詩至第
三句便失粘落平側亦別是一體唐人用此甚多但今
人少用耳如老杜云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
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嚴武云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
鸚鵡賦何須不著鷄鵲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

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韋應物云
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
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鴈初晴下朔風
為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此三詩起頭用側
聲故第三句亦用側聲老杜云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
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山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
過水翻回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
只少對瀟湘韋應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

玉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
猶在仙駕飄飄不可期此日相逢非舊日一杯成喜亦
成悲此二詩起頭用平聲故第三句亦用平聲凡此皆
律詩之變體學者不可不知

西清詩話云詩之聲律成於唐然亦多原六朝旨意何
遜入西塞詩云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至少陵江邊
小閣詩則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雖因舊而益妍
此類獺髓補痕也玉臺集序云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

與嫦娥競爽北齊碑云浮雲共嶺松張益秋月與巖桂
分叢庾子山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
一色王勃滕王閣記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薛逢云原花將晚照爭紅怪石與寒流共碧又云
銀章與朱紱相輝熊軾共隼旗爭貴語意互相剽竊所
謂左右拔劍彼此相笑於少陵精粗有間矣

蔡寬夫詩話云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權乾祐戰
潼關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為賊賊以為官軍相持

久之忽不知所在是日昭陵奏陵內前石馬皆汗流子
美詩所謂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赳蓋記此事也李晟
平朱泚李義山作詩復引用之云天教李令心如日可
待昭陵石馬來此雖一等用事然義山但知推美西平
不知於昭陵似不當耳乃知詩家使事難若子美所謂
不為事使者也

詩眼云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章語或似無倫次而意
若貫珠十二月一日詩云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

江可憐此詩立意念歲月之遷易感異鄉之飄泊其曰
一聲何處送書鴈百丈誰家上水舡則羈愁旅思皆在
目前未將梅蕊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梅望春而已花
楸將夏而乃繁言滯留之勢當自冬過春始終見梅楸
則百花之開落皆在其中矣以此益念故國思朝廷故
曰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聞官軍收河北
詩云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夫人感極則
悲悲定而後喜忽聞大盜之平喜唐室復見太平顧視

妻子知免流離故曰却看妻子愁何在其喜之至也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漫卷詩書喜欲狂從此有
樂生之心故曰白首放歌須縱酒於是率中原流寓之
人同歸以青春和暖之時即路故曰青春作伴好還鄉
言其道塗則曰欲從巴峽穿巫峽言其所歸則曰便下
襄陽到洛陽此蓋曲盡一時之意愜當衆人之情通暢
而有條理如辨士之語言也游子詩云巴蜀愁誰語吳
門興杳然巴蜀既無可與語故欲遠之吳會九江春草

外則想像將來吳門之景物三峽暮帆前則去路先步
三峽之風波厭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君平之卜所以
養生畢卓之酒所以忘憂今皆不能如意則犯三峽之
險適九江之遠豈得已也哉夫奔馳萬里無所稅駕傷
人世險隘不能容已故曰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終
焉騷人亦多此意題桃詩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
樹亦從遮此詩意在第一句舊堂小徑從來不斜又五
桃遮掩之已若圖畫矣中間四句皆舊日事方天下太

平家給食足有桃實則餽貧人故曰高秋總餽貧人實和氣應期而至人意閒而樂之故曰來歲還舒滿樹花家家有忠厚之風處處有魯恭之化故曰窻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鴟及題此詩時所向皆寡妻羣盜何暇如此故曰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時也然所謂意若貫珠非唯文章書亦如是歐陽文忠言用筆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方其運也左右前後不免歇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山谷稱公主擔

夫爭道其手足肩背皆有不齊而輿未嘗不正指與擔
夫則如遣詞腕與輿則如命意故唐文皇稱右軍書云
煙霏雲斂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盤勢如斜而反直與
文章真一理也今人不求意處闕紐但以相似語言為
貫穿以停穩筆畫為端直豈不淺近也哉

王直方詩話云李賀高軒過詩中有筆補造化天無功
之句余每為之擊節此詩人之所以多窮也老杜云文
章憎命達恐亦出於此意茗溪漁隱曰老杜李賀不相

並出杜生于天寶之前李出於元和之後而謂老杜出
於此意可為覽者一笑

漁隱叢話前集卷七